

清

清宫二年记

清宫秘闻纪实丛书

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秘



聞

宮



国防大学 2 061 4838 2

清宫秘闻纪实丛书

清末政局回忆录

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闻

清宫秘





左上：石雕飞天（金代）
 右上：绿釉带盖执壶
 左中：三彩杯
 左下：玉鱼（金代）
 右下：压印之字纹深腹罐



《清宫两年》德龄著。1911年，英文原版书。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德龄着旗装。



德齡與慈禧合影。

序

亲爱的母亲：

我多么感激你，你把你童年时代的故事告诉我了。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读了原稿之后，我觉得你这样地让我窥探你童年时代的生活，实在是不聪明的。你常常告诉我：某些事情不可以做；必须尊敬长者；必须服从师长；必须用功读书；必须端庄文雅。可是从你的故事里，我发觉你对长者恶作剧，大胆地和教师开玩笑……假使你以前是端庄文雅的，我却无法从你的自传里找到证明。

因为人家常说，写自传的人往往不肯完全说真话，所以我很怀疑，你的自传里是否应该有整章整篇的恶作剧，不肯读书等等，那些你都掩饰起来了。我想一定有的。

然而，我发现你做了所有你不准我做的事，结果却有这样大的成就，我想我终究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吧。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了，因为你让我看到你的过去。假使以我这些缺点，像你所有的一样，而能够有你一样的成就，我就满足了。

你的爱儿萨都斯

目 录

序	萨都斯	(1)
一 回忆中的沙市		(1)
二 严肃的庭院		(8)
三 害人的洋娃娃		(15)
四 从屏门望进去		(20)
五 那些可怕的满洲人		(27)
六 绿绒韩		(34)
七 离别了沙市		(41)
八 运河航行见闻		(47)
九 衙门的围墙		(52)
十 洋鬼子教育		(57)
十一 太后的寿礼		(62)
十二 战云		(68)
十三 父亲请客		(76)
十四 恭王府里的集会		(81)
十五 政见的冲突		(87)
十六 官场的尊荣		(93)
十七 光头辫子		(103)
十八 破落的使馆		(109)
十九 语言隔膜的笑话		(114)
二十 使馆生活的开始		(119)

二十一	礼义之邦.....	(125)
二十二	樱花游园会.....	(131)
二十三	父亲的宴会.....	(137)
二十四	中国的大政治家.....	(143)
二十五	中国“外交”.....	(149)
二十六	外国礼节.....	(156)
二十七	最光荣的一刻.....	(161)
二十八	希望和生日.....	(167)
二十九	到巴黎去.....	(172)
三十	新世界的展开.....	(175)
三十一	战云笼罩了中国.....	(181)
三十二	谣言、消息、疯人.....	(188)
三十三	叩头.....	(193)
三十四	父亲的病.....	(200)
三十五	父亲与我.....	(205)

一、回忆中的沙市

在沙市的中部一个满族家庭的早餐桌边，坐着一个生平少见的爱淘气的孩子。她年纪只有六岁。可是又顽皮，又放纵，又刚强。因为她父亲太爱她，什么事情都顺从她。她这年纪正是满洲孩子开始读书的年纪，可是我敢说，这位不平凡的小叛徒自以为知道得很多了，不屑再浪费许多时间去读中国的经书，像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

当书房外面的世界正充满着神秘的事物（太阳在照耀着，花园池子里各色的金鱼正等待着人们去玩赏）而书房里又是不自由的时候，读书有什么意思呢？而且，那些在贵族家庭里做教师的人是从来不作兴笑一笑的。他们把孩子的大笑看得像疾病一样可厌，把窃笑认为是最伤尊严的野蛮举动。

这位经历六个夏天（是六个不平静的夏天，因为她从不肯有一刻安静，除非她正在作弄某一个人）的小姑娘曾经有过许多教师，现在正在尝试着一位新教师，因为以前走掉的教师都是生了气走的。为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他们对她的父亲说“那孩子”是不可教的，谁都没有方法管得住她。

这一个满族家庭的人团团围着桌子坐着，其中闲话最多，正经话最少的就是这位小姑娘。照满洲和汉族的家教，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问到的时候才准开口，现在这位小姑娘可以随意乱讲，没有一刻安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深深被溺爱着

的满洲孩子。

如果说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懂得不快活，那么她确是感到不快活的。她才从欧洲回来（虽然那在她脑境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记忆），要跟着他父亲来发现些新的事物，这些直到现在才对她有了真正的重要性。欧洲的种种习惯在中国是不适用的，不但如此，就连公开谈论它们也是有危险的。她曾听人家说过，如果大家知道她父亲不依照中国的旧规矩治理家庭，而处处模仿欧洲，那末可怕的遭遇会降临到他身上，他可能因此而丧失性命。

为了这原因，她的父亲回到中国后，一切都改成中国化，虽然他是极端赞成欧化的。这位早餐桌旁的小姑娘在欧洲的时候，服装举动都和外国小孩子一样，现在也完全变了样子，当她在镜子前面打扮自己的时候，她已不认得自己了。

西式的外套变成了臃肿的袍子，因为沙市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小小的鞋子也被棉花塞得胖胖的。她的身材还是这样矮小，这种打扮，使你不禁想起这是一只气球生了两条腿，这两条腿也是被裹得胖胖的。

还有那头发，那是乌黑的头发，这孩子一向为此而自傲。在欧洲的时候，她把它做成一卷卷，像欧洲的孩子一样。在中国，她父亲为了要掩饰自己的欧化，让她把头发梳直了，编成一根辫子（这是最最难看的东西）用一根大红丝带扎着。

对在沙市的回忆中，那臃肿的棉袍，炮舰式的脚，还有那大红丝带，紧紧地系在发辫上，好像一只可厌的角。这种种直到现在还使她兴奋，虽然她现在早已是一个成长的女子了。我还能看到那女孩子的喋喋不休的舌，打转的眼睛，时时寻找着新鲜的恶作剧，饱满的脚，矮胖的身材像一只会跑路的气球。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责备她，说

她将来没有出息，我却最了解她，而且我可以说，除了她父亲之外，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她的。

早餐一会儿就要结束了，这小姑娘就要开始在教师的监视下读书了。她非常恨他。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而尤其恨他的是因为他是“她”的教师。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一直要到正午十二点钟。一首短短的诗往往不够消磨一个上午。以后就是读经史子集，一直到教师学生都筋疲力尽，不欢而散，这才是吃晚饭，休息的时间。

哦！对了，还有那向父亲母亲请早安的事。小孩子起身后，就得用最恭敬的礼节请安，这在满族和汉族的家庭中是不能忘记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矮胖的孩子，拖着一根可笑的辫子——上面还系着那根红丝带，在她父亲母亲面前行礼，好像一个有着活动眼睛的机器洋娃娃。

早餐用罢，又是进书房的时间了。这是这位新教师来后的第一课。

这位恶作剧的小姑娘已吓倒了多少教师，现在这一位新教师是从湖南请来的。那地方的教师是出名的残酷、严峻和古板，对于恶作剧的小姑娘，他恨不得活吞。这位教师有个绰号叫“活剥皮”。如果一位教师想用恐吓来管教学生，这是一个多么适当的名字啊！但是我担心，我记忆中的这位顽皮姑娘不曾被这个可怕的名字征服，因为她亲自告诉我她和教师第一次见面后的谈话。

当教师学生各自就位预备开始读书的时候，她立刻打开了好的话匣：谁高兴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那种连成人也不容易懂得的古典文学？虽然教师们总是耐着性子讲解，其实他们是在掩饰自己的学识浅薄。对于一个年纪才六岁而又不大肯用功的姑娘，像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要去精通这深奥

的学问，她以为是一生中最可笑的蠢事，直到现在她还告诉我她丝毫没有改变她的主张。

教师清了清嗓子，准备来一串滔滔不绝地讲。

我记忆中的那位小姑娘就吃吃地笑了起来。想到那滑稽的“活剥皮”的绰号，她笑得更厉害了。

教师的头抬起来了，严厉地紧皱着眉头。

“不准笑！”他怒吼着。

“为什么不准？”

“因为这既不雅观，又不尊敬！你不看见这根鞭子吗？这就是权威，如果你再笑，或者再有什么不雅观的举动，我就要用这鞭子重重地抽你！”

我记忆中的这位刚强的小姑娘转着她的眼珠，继续吃吃地笑着。

“你真的活剥人家的皮吗？”她热心地问着，似乎希望这教师立刻给她一个事实证明来供她取乐。

他并不答复这个问题，但又一次地指指他的鞭子。这根鞭子是一直放在他的手边以备不时之需的。

这小姑娘伸出一只小巧的手——由于那臃肿的袍子和发辫上的红丝带，这只手就显得更加小巧了。这只胖胖的手依着先生所指的地方抓起了那根鞭子。

“你就是这样用这根鞭子的吗？”她问。同时为了帮助她说明自己的意思，这刚强的小姑娘把鞭子往教师的头上打来，发出一阵尖叫声，随即又送上一阵吃吃的笑。

几乎在第一次上课的开始，这小女孩已剥夺了她自己受这位严师教导的权利。虽然她的行为多少是不可恕的，但是我对这位教师始终没有一丝同情。不过他在沙市家庭中做教师失败，却并不是他的过失。

有一二小时的时间，书房里充满着营营声，因为这一家的孩子都在朗诵他们的课本，中间时时插入教师的尖锐的声音，他不会忘记，也不肯忘记使用他手边的那根鞭子。这以后就是佣人送茶进来的时间了。正在这时候，孩子的父亲也到书房里来。教师规规矩矩地向主人行礼，恭敬地接待他，和他谈话。

这一类事情是常常发生的，而这孩子对于这类事情永远感到兴趣，转着她的眼珠，等待着机会。她把一支手指放在嘴上，意思叫别人不要响，从佣人手里接过茶来，挥挥手叫佣人出去，于是把茶碗放在教师已离开的凳子上。

父亲谈了一会天就出去了。

教师觉得主人来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兴奋得把茶完全忘记了。大模大样地坐到他原来的凳子上，可是立刻又狼狈地跳起来，茶碗已被他笨重的身体压得粉碎了。在一件湿透的中国长袍和一位盛怒的国文教师前面，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为她自己的思想行为将要受到相当的酬报。

教师带着女孩子（依然是穿得那么臃肿，结着大红丝带的孩子）急匆匆地去请她父亲来商议这件事情。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这孩子免不了一顿鞭笞了。就是现在，我也觉得那女孩子应当受一顿结结实实地鞭笞。可是那一天，我还记得，在讨论到鞭笞的问题的时候，有两个人是反对的。

最主要的反对者，不用说，就是“那孩子”。

第二个，而且是极具决定性的反对者，就是孩子的父亲。

父亲显得对这件事很严厉，可是在父女之间，有一股爱的力量把他们紧紧地连系着。他们彼此的了解、认识和爱好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是父母的爱和朋友的爱所混合的。

“立刻到花园里去！”父亲严厉地说，但却不住地瞟着眼

睛，不是对女儿的恶作剧感到兴趣，便是为着这位忠厚的教师的狼狈相发笑。

于是这孩子忘记了一切，回转身来连跑带跳地独自到花园里去了，心里还暗暗地笑着教师的失败。花园里有各色的金鱼、石头雕琢的怪像。曲折的小路、常年开放的芳香的花，还有那池塘被太阳照耀得金碧辉煌，池边柳树上系着一只小船。

虽然这位小姑娘很知道，家中任何一个小孩是不准单独乘这船的，但是她的顽皮和刚强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

池里长着许多鲜美的菱，自然，吸引力最强的菱是那些长在池子中央的，也就是离开那安全的港口即那棵柳树最远的地方。于是她解开船索，跨进那脆弱的小船，自己划开去，向引诱力最大的菱划去，船却只管打着转，可怕地颠簸着。

她停止了她的无力的动作，把两只小手伸向目的地，她此刻所渴望着的目的地。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万万分之一秒内，这小姑娘摔掉下水去了，谢谢天，池里的水倒并不深，那小船就在水面上飘飘荡荡，横撞着欢呼跳跃着的水波，把那金银般的薄纱打成无数灿烂的水花。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惊惶的、穿着棉袍、梳着辫子（还有那红丝带）、活像个气球的满洲孩子霎时间停止了她的窃笑；因为湖水非常冷，她又吓得要死。她早已忘记了菱！

随着这一阵骚动，赶来了惊惶的家属和叫嚣的仆人，且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样，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是“那孩子”又一次的顽皮勾当。当她挣扎到岸边的时候，她的样子非常可笑，浑身湿透，从脚跟一直到她小辫子的末梢，胸部急促地起伏着，池里的金鱼被她吓得往各处躲藏，那些菱，那些不再使她感到兴趣的菱，被她拨得点头又弯腰，好像一些无知的信

徒在向水底的圣像虔诚地礼拜。

孩子的父亲将孩子抱在怀中，虽然他正穿着贵重的公服预备接见大官员，却不管那臃肿的棉袍已浸满了水，孩子在他怀中像一捆湿透了的石棉，水滴不住地滴下来；也不管孩子刺耳的尖叫声，他低声地湿柔地用一种父亲特有的爱安慰着她。

现在一般人的意见认为这孩子须重重地责罚一下。

可是，又有两个人反对。

第一个当然是这孩子本人，她是极任性的。

第二个是这孩子的父亲，他事事依顺她；因为他爱她。

很奇怪的，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而且我认为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父亲；我，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吧？我就是那六岁的小姑娘，她那时候正在开始她一天的生活，像无数后来的日子一样，也像无数以往的日子一样。

二、严肃的庭院

当父亲安慰着我，用他的慈爱治愈了我假想的创伤后，我已忘记了没顶这回事。他有这种本领，就是能使你顷刻之间忘记痛苦，这是没有一个医生，尤其是中国医生能够做到的。

父亲那时候是做观察使，随时可能有人来访；而且谁也不能断定什么时候，来访的人会想到见见主人的孩子。所以父亲和我必须立刻换去湿衣服。我的创伤被同情和了解的语气治愈后，我便被交给一个阿妈带去换衣服，父亲也去换新公服预备接见来访的官员。

阿妈把我重新打扮起来，我早已忘记了采菱的事情，于是我催阿妈快些穿好，让我可以出去找些新鲜的玩意儿。

阿妈把我的湿衣服脱去后，替我穿上一件臃肿的袍子，炮舰式的鞋子，还用一根全新的红丝带把我那已经直了的头发重新梳成辮子。一个人曾经淹入水中而不得不换衣服的时候，居然还免不了厚棉袍，大鞋子和发辮上的红丝带的束缚！我是多么痛恨这些我不愿穿戴而又不得不穿戴的东西啊！

我比父亲早穿好许多时候，匆匆地赶到父亲预备接见属员的庭院中，打算躲在一个地方侦察那些来宾的举动。我曾看见过许多来访我父亲的人，他们的新奇的样子不断地引起我的兴趣。我要偷偷地注意他们，看他们仪态的改变，当听到父亲宣布预备接见他们的时候。

可是我刚走进厅前的庭院，就忘记了我来的目的，我素来是这样一个浮躁的人。这庭院一向很引诱我，这里有高大的树，阳光从树叶缝隙中射下在树的周围洒成斑斑的影子，这些影子不停地移动着，在地面上形成各种的花纹。我常常站在树下听树叶互相擦着，发出嗦嗦的声音，好像在向我低语，又好像在窥探我。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官吏所到的庭院里是没有我的事情的。为了要愚弄这些家伙，我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窃窃私语，当我故意把背朝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竟会偷偷地看我。我总是踮着脚尖走路，紧张得伸出了舌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我自己找来的工作。

这一次是轮到我去偷看人家了，去偷看那些在几分钟之内我父亲就要接见的官吏。至于我父亲，以一个上司的地位，他原可以叫他的客人无限期地等待着，直到他高兴的时候再接见，可是他从没这样，他总是敏捷地遵守着时间。

虽然这样，我还比他先一步到庭院里。可是一到那里，我立刻忘记了我所爱做的事，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看来，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对那以前向我低语的树看着，怀疑我以前来的时候为什么竟没有发现这一件奇怪的事。树立刻又低吟了，叶片擦着叶片，轻轻地摇动着那由太阳光经过叶片缝隙面印在石路上的影子。铺路的石子是大小不等的，当筑路工人为了要把所有的细石子都拼在一起，竟又形成了几种可观的花式。

然而最使我不安的（我直到现在才觉察，虽然我断定这棵树在几个月前已经变成这样了）是这么一件事。在厅前庭院里的许多树中，有一棵树没有叶子！

这大大地困惑着我而且使我感到非常不平，别的树都是那么青葱似的长着一树清香的绿叶，这一棵树却是光秃秃地